

庆功宴

徐迟著

統一書號：10020·644

定 价：0.45 元

(AT3L/05

目 次

真迹.....	1
濱湖碰到的人.....	7
長江桥头.....	17
石隊長.....	33
在桥墩上.....	48
慶功宴.....	61
武鋼之晨.....	69
入峽記.....	78
归來.....	91
下断面.....	96
被放逐到樂園里.....	107
在未來的帘幃背后.....	124
第一棵聖誕樹.....	133
尊重人.....	146
后記.....	162

真 迹

我們的社会主义改造事業真是够得上用“偉大”这样的字眼來形容，在这場变革中，不知有多少令人驚異的事發生。每当朋友同我談起这个話題來的时候，我总爱告訴他这样一个故事：

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五日。北京的夜晚。

一面面的鑼、一只只的鼓，还在街道和胡同里震响着。响声和爆竹的火星一起，繚繞、閃耀在全城和上空。

我穿过了繁華的大柵欄一帶，轉到了一条古玩鋪街。它也震蕩在鑼鼓声和爆竹声中。这条馳名的藝術之街上的商店也到处是公私合营了的商店。

透过那些沿街長短窗，你可以从明亮的窗玻璃后面看到古色古香的字画、瓷器、銅鼎和小銅佛等等。人影跳勁，都在忙着清点它們呢。

我走到珍古閣，推門進去。門在身后一掩上，頓時清淨。我已步入一个燦爛而精美的世界。在我的周圍，陈列着那么多，那么美的古文物。

珍古閣的資本家姓裘。他長得很胖，現在正忙得滿頭大汗。這位文物業同業公會的副主任委員，不用說，這幾天是忙極了。市里派下來的工作組正和他討論清產核資。

我稍等他一下；借着日光管的光芒，在一個個櫃子前瀏覽。有幾個小瓷瓶非常可愛，是仿明的。旁邊幾個唐俑的舞女更加古樸。我又看了幾件玉器和一把放在白緞子上的銅斧。後者有虎形圖案，色澤寒冷，布滿斑斕的銅綠。

這時，副主委來了，帶我到了里屋，那兒陳列的古文物更多。我們坐在朝南的大榻上，小几中間放着一盞台燈。他給我斟了一碗茶。我就把訪問他的要求說了：我希望能知道他們工商業者如何接受社會主義改造。不知為什麼，是這幾天忙得太累了還是別的什麼原因，他在同我說話的時候，似乎總是有点緊張。他講了最近這震撼世界視聽的十日經過：一月五日，文物業決定受特種工藝公司的領導。八日，全行業提出了申請。十日，被批准，以後就忙於清點工作。這到今天晚上，全部可以完成。

等他把這一切講完，夜已經深沉了。北京市似乎漸漸安靜了下來。我倒沒有想到，當我問到他今後商業網的安排的時候，他的興味會這麼大。自然，這條街將被保存為一條文物街。此外呢，他說，廊坊二條、珠市口、新僑飯店、王府井、東安市場、燈市口、東四、東華門、地安門、西

單、宣內、西郊，都要設古玩舖。看啊，仿佛整个北京市展開在這副主委面前了。雖然商業網還沒有確定下來，不過他們已經有了一套全面規劃。未來在他的心目中，顯得樂觀而且美好。

他越說越高興，就毫不拘束了。他認為文物業大有前途。人民富裕了，“誰不屋里擺擺？”他甚至於說，農業生產合作社將來也會來買古文物和字畫的呢！

說到这里，工作組的人又來了。一切清点工作差不多都完成了，就是他，副主委自己，有几件東西，還沒有解決。裘副主委這時候停頓了一下，神色有些不安。他推說還要和我談話，搔搔頭皮，說一會兒再和他們談，把他們送走了。

我問他：“聽說你有一件極寶貴的東西，這回拿出來作為增資了？”

“是呀！你要看一看嗎？”他慢慢地從身上掏出鑰匙，去打開一個大櫃子。他拿出一個綢包回到榻上，把它在小几上打開。里面顯出一個卷軸。他的手指把卷軸上的小紙條給我指出，上面寫着五個字：

蘇東坡真迹

“你看，”他說着，一手拉開了卷軸。“你說的就是這件東西。”

在拉過了一大段空白紙的後面，首先出現了一位宋人的題字，接着是一篇一位元人歌頌這件真迹的序言。然

后，是清乾隆皇帝親筆寫的一篇考証和贊賞这件真迹的短文。之后，出現了一大堆朱紅的圖章。他給我指出，这些圖章是宋、元、明、清的，什么皇帝，什么藝術家，鑒賞家和收藏家的。

最后，苏东坡的真迹出現了。全是一方寸大小的字体，一个个雄健有力，而又嫵媚动人。墨色濃淡都非常可愛，筆鋒更是清逸之極。总之，看見这样的珍品，誰都会感到無限愉快的。这是形容不了的，这宋代大詩人寫的字真是太好了！

“你看，这是宋紙，宋墨，”裘副主委說，“解放前，我花了四十兩黃金買下的。”一边說，他一边繼續展开那卷軸。真迹的部分卷过去了，又出現一大堆圖章，然后是跋文。

“你看，文徵明，倪雲林的題跋。”

卷軸上出現了更多的題跋。确是一件極珍貴的东
西。

“我四十兩黃金買的，”他又重复了一次：“那年有人出一百兩黃金給我，我还嫌少不賣。”

我心里產生了一个念头：看样子，他好像还有点舍不得这件寶貝，又要把东西交出去，心里却又不肯交。

这时窗外又傳來一陣鑼鼓、爆竹声。这样夜深了，北京市还在慶祝着，狂欢着呢。

“按照政策，”我說：“你不把它拿出來也可以啊！”

“拿出來是一定的了。”他說，口气倒非常肯定。

“那你打算折多少价？”

“这种东西，唔，沒有一定价格。”他回答。

这时，工作組的三个同志進來了。

“副主委，”其中一个同志，看到小几上的真迹了，說：“我們赶快把这問題解決了吧。”他看了看手表，又向裘副主委說：“只有兩個半小時了，我們都要去開會的。”

“好。”裘副主委說，回到榻上，不安靜地搓了半天手，終於說出了使大家吃驚的話：原來這幅畫並不是真迹，是勾填的。

他突然站起來，把那件蘇東坡真迹拿到手上，搖搖它，說道：

“勾填的東西，有時就能騙過所有收藏家，鑒賞家和藝術家。但儘管這樣，假的終還是假的，有漏洞的。這件蘇東坡真迹曾經騙過了文徵明，倪雲林和乾隆那樣的人，也騙了我。可是就在我用四十兩黃金買回來的當天晚上，我細看了一下就看出它是勾填的。可是我狠心，一百兩我還不賣。我想索性賭一賭。打解放到現在，已經六年了，我也還是一直隱瞞着。但是，今天我不能再欺騙了。我不能再拿它來向我們這樣好的國家詭詐了。自從全行業合營以來，我已經看清我的前途光明，可是一連這幾天，我心里一直在嘀咕，我想不隱瞞吧，但是又想，何必讓人知道它是假的呢，隱瞞吧，又怕文化部的專家們也把它看出來。你們以為我舍不得這件東西，不，問題根本不在这

里，問題在我說不說出來它是假貨，……現在，請你們幫我想一想看，這個假貨，我到底自報多少呢？”

這時候，除了工作組的同志，還有珍古閣兩個職工，另外還有通古堂的一位經理，都來到這裡屋，都听到了這一切。我們都張開了嘴，驚奇萬分。

裘副主委好像松了一口氣，看了大家一眼，又往下說：“好了，我說了出來，就安心了。”

有一位同志輕輕一笑——後來我才知道他是一位文化工作者，他說話了：

“這倒是完全沒有想到的。”他說：“不過，你口口声声假貨假貨。這種舊的說法是不對的。應該說這是一件蘇東坡真迹的臨摹本。真迹已經找不到了，因此，這臨摹本也是很寶貴的東西，就好像顧愷之的‘洛神賦圖卷’，現在就從三個臨摹本傳世一樣。這沒有問題是宋人的臨摹本，依然有藝術價值，也是我國文物遺產之一……”

他的話還沒有說完，又有許多人擁進屋來。同行業的清產核資工作已大功告成，許多突擊隊員和工作組員都到珍古閣來，要向副主委彙報工作。外邊的門一開又一開，鑼鼓聲一次又一次的涌進來。裘副主委一個個听彙報，手在小本子上作紀錄，現在他神色自若，臉上已一點也沒有不自然的神情了。

我告辭而出，回到街道上，又掩沒在歡樂交響樂中，這一夜，北京市是徹夜狂歡的。

濱湖碰到的人

門鈴一响，女郵遞員送來了几封信和几本新出的雜誌。其中一封信上面寫着“長沙新華文具社 徐 寄”的字樣。我不禁想了一下，這來信的人是誰？我拿着信走过四合院時，一边走、一邊想。突然，一個人影從記憶中跳到我的面前，是一個曾經使我感到非常困惑的人。原來是他寄信給我了。

那是一九五四年春，我將要到湖南作農村訪問，路過武漢時，一位老同志就建議我在洞庭濱湖小村中，趁春雨霏霏時，上小酒店喝一兩盅，在長凳上翹起一足，和老農或漁夫閑談，從中作些了解，當時，我也只是漫應之而已。

我是從益陽到漢壽，經厂窖，草尾而大通湖這樣走的。我考察了互助組、農業社和國營農場，在飽餐湖光秀色中，研究了濱湖農村中的社會主義萌芽。後來，我由農場走上歸途，經富饒豐產的南縣，到華容縣的注滋口，休

息在旅店的一間臨江的樓上，準備第二天乘風篷船，渡大湖，到岳陽去。

夜里，想不到刮風了。在旅店的小樓中，忽聞千軍萬馬之聲，從屋頂上打着唿哨，奔騰而去。我听着風雨聲，整夜不能安眠。黎明看屋頂的明瓦上，雨水流得很急，叫人發生置身於水底的感覺。本來推開窗子，就可俯視一下大江極好的景色。然而現在，冷雨和寒風正對着窗子飄拂，濕了半間屋，只好又把窗关上。窗是木板的，关上了，小樓便昏暗，只靠濕淋淋的明瓦上落下來的微光。处在这么个环境中，你自然知道这是多么气悶。

到岳陽的船，那天就因風不開，到南縣的船也停了。小旅店中，三个去岳陽，五个去南縣的人就都不能成行。吃飯時，大家情緒不好，各自低着頭吃，吃完又各自回房間。同桌的是些什麼人，我全沒有注意。

在小樓中，讀了些帶在身邊的理論書，整理了一些材料，就打發了一整天。到吃晚飯時，全體旅客又相會在圓桌上。這回我才看見了，一個是患嚴重目疾的人，不斷地掏出手帕，擦他睜緊的布滿紅絲的眼睛。一個原先是糧商，現在統購統銷，他沒生意作了，却仍不時露出奸詐的笑容，諛媚地對我點頭問好。還有一個是津市來的幹部，還有一個是來檢查電話綫的工人。此外，還有一對夫妻，也是要去岳陽的，特別引起我的注意。男的四十來歲年紀，身穿旧得發黃的藍嗶嘰制服，但洗得很干淨，可見他

的妻子一定很勤勞。吃飯之前，他先喝了二兩汾酒。喝着酒，話很多，東談西扯，直到涓滴不留，他的妻給他裝上來一碗飯，他才急促地吃起飯來。

飯後，略事寒暄，刷的一聲，他從口袋里掏出一張小紙，上面印刷着：

新華文具社流動服務組

修理範圍

打字機	計算機	號碼機
釘書機	油印機	鋼板
打孔機	卷筆機	速印機

翻修鋼板 負責保用

“我是修理一切機動文具的。我們的社在長沙，流動服務組也者，是把修理的人一直送上你的門，便利顧客之意……”他說得流暢，熟練，好像完全不假思索的樣子。我問：

“既然修理，為什麼只限于文具而不帶便修理一些別的。”

“古人云，業貴于精。”他回答，“修理馬達、縫紉機、自行車，都各有專人。我專修文具，我帶的工具也只能修理這些。”

我懷疑地問：“這種行業，生意好嗎？”

“生意可多啦！”他拉長了臉，把嘴一抵說，“每一個機關都有許多損壞了的文具，油印機、鋼板，壞得最多；號碼

机、计算机，为数也不少。坏了没有修，扔在一旁，又得買新的。这多么不經濟啊。可是，只要我給一修，跟新的一样，要節省多少錢。”

真想不到世上有这么一种行業的，至少是三百六十行中沒有的一行吧。这叫我發生了兴趣。

第二天破曉，雨止了。天还陰，但風篷船上已扯起白帆。白帆頂上飄揚着一面小紅旗。我上了船。船上枯坐了一小时，雨絲又断断續續地飄搖了。一忽兒，一水手前來报告，“航管局來了电话！就要有八級風，今天不能开船了。”

这一下子把我扔到了寂寞深淵的最底層了。可是船既然不开，只好再回旅店，再回到旅店，又得悶死人。

半天后，我的思想才打通，繼續讀理論書，並称这小房間为馬列学院。我想，好吧，現在就是再刮三天風，我也不在乎了。

这天夜飯时，原班人馬又在圓桌上碰头。大家好像旧友重逢。津市的干部笑我早上急躁。粮食商給我講了昨天夜里他在小鎮上看的一場戲劇的剧情。苦中作乐，倒也聊以解悶，於是我們索性互相交談了。

流动服务組的那人原來和我同姓。“家門，家門！”他对我特別親密起來。而且告訴我，今天，注滋口的合作社給他送來了几只坏了的釘書机，几塊坏鋼板，工作了一天，得了五元四，因之情緒特別好，还把我招待到他的房

里去。

我們是在他的房間里。桌子上攤开了半桌子的工具，有几塊鋼板，几个釘書机，还有各种小鉄片、鉄絲、彈簧，各种錘子、箝子、刀子和銼刀。

“我这一路，”他滿口酒气，得意地說，“走得不順利，东西修得不多。这一帶交通还不方便，又不断風風雨雨。我們兩口子住一天旅店吃一天飯，就要一元二，我还要三毛錢酒，开銷不得了。”

“我看你的生活很不安定，”我順着說。

“是的，很不安定，可是我也慣了。我喜欢旅行，有一次，我还游了南岳，到祝融峯上看日出。那一次下山來，一看錢不多，从南岳管理局乘車到衡山，身上只剩几毛錢了。”他做了一个無可奈何的臉部表情，又說下去，“不要緊，我們找了个小茶館，叫我爱人先打酒，酒一打來，喝了一口，抵一抵，我精神來了。抬头一看，对面是合作社。有了办法了。我到那里去一交談，果然，他們那里就有文具要修，因此我在衡山修了几天。有錢了，就整理行裝，繼續上路。听人們說，前去石灣是个大鎮，我到石灣，又修理了几天。我就这样一面修理，一面旅行。

“人們常常奇怪地問，‘修理文具？沒听見過这种職業，’不瞞你說，”他用手掩住了嘴，好像說的是头等重要的事，“流动服务組，就只有我一个人。

“可是，你知道，机动文具是多么容易坏掉。随便哪个

机关，都有不少坏的。所以我到处受欢迎。人們总是說，‘不知道你会來，已經扔了不少了，下次你來就多了。’

“你看那鋼板吧，”他順手揀起一塊給我看，而且評論道，“好好地用，可以用几年。可是一般人都不善於用。两个月就上鏽了，坏了！坏了？再買吧，反正可以报銷。那一次，我就对一个縣合作总社的总务提上意見了。你想，他給了我兩打鋼板叫我修理。我不客气批評了他：这些鋼板不是用坏的，而簡直是糟蹋的。会用的人用一次，刷一次，用紙將它包好，放在高爽的地方，就可以用几年了。不会用的，甚至用藍墨水在鋼板上寫字，不管桌子上有水沒水，就把它放上去。而这东西是一碰水就坏的。

“还有好些人問我，‘鋼板也能修嗎？’嘿！不能修，我怎么会說我会修呢？我遇到了一个三十几年的老文書，他自然懂得保管鋼板了，可是他不相信鋼板能修，我修給他看了，他才相信。是怎么修法呢？先是回爐，然后一刀、一刀、一刀地修，都是四十五度，你看我的一双手。”

他伸出兩手，上面有在各个不同角度上使用工具造成的黃豆大的老繭，一粒又一粒的滿布在手掌上。他又說：

“有的人更好笑了，給他修了，還要我保單。我說，对不起，你買这机子时，人家給了你保單沒有？

“只要我來到縣城，縣委会、縣政府、縣銀行、縣合作社，还有縣中学，就有一大堆活做。常德那样的地方，有地

委、縣委、市委三級機關，生意更多。這回我在常德還修了一個電動計算機呢。

“後來，我到了漢壽，上縣政府去兜生意，一進門找不見收發室，就一直往里找進去了。正找着，後面有一個老头，正是管收發的，害了氣喘病似的趕上來，氣虎虎地責備我亂沖亂撞。我說，啊，我正是在找收發室。他說，‘收發室在外面。’我說，那你沒有挂牌，我怎么知道呢？好了，我陪不是。我就刷地馬上拿出了我的紙片，說明來意。誰知老头兒氣沒有平，一口回絕說，‘這裡沒有壞掉的文具。秘書室有一架油印機，倒是新的。’我說，讓我見見總務科長吧。他說，‘不用了，我知道的，沒有就是沒有。’可是我也知道的，沒有沒有的事兒。但是沒有法子了，我只好走了。

“总算在縣合作社里，我接洽到不少要修理的文具。修完了一批送回去，他們很滿意，問我給縣政府修了沒有？我說，那里我去問過了，那里都是新的，不用修的。他們大笑了：‘哪里的話？多的是，都是我們經手，一批批賣給他們的，已經壞了好幾批了。我們給你去打電話。’

“後來，縣政府果然派人把不少壞文具送到我的旅店裏，修理了好幾天。完了，我包了個大包，挾着送回去。收發室那老头兒一見我面，又生了氣，‘怎么你又來了？我不是告訴了你，這裡沒有東西修嗎？’這一回我也不客氣了。我批評他，說他胡說八道！這一來他更生氣。我很神氣地說

我不是來兜搭生意的。你們机关給我送來了文具要修理，我都已經修好了，你還說什麼沒有？說着我把包兒捧給他看。這一下子，他臉通紅了。我固然可憐這種人，但是這種人實在也可惡得很！”

停了一會兒，他又熱心地給我解釋起來：釘書機之所以會壞，只是由於人們用手捶它，應該是用手輕輕地按它的。

“計算機這東西，”他說，“多半是由於並不是計算機的使用者，看見計算機好玩，就去搖上几搖，又倒過來搖几搖，鈴子已經響了還搖，這一下子，就把鋼條搖斷了。”

他又津津有味地講起計算機的故事。有一個很精緻的歐洲造的小計算機，他曾油洗過一次，覺得它很可愛。有一天它忽然壞了。送來一檢查，還是發條斷了。

“我說，修理費三十元。那位會計主任要我便宜一點，我不答應。第二天一清早，我還沒有起床，有人來打門。進來了個年輕人，公務員，滿臉是汗，跑得上氣不接下氣，說他一個月的收入才只二十七元。那天，主任不在，他看見計算機好玩，搖了几搖，不想忽然搖不動了！不想這一搖就要他賠三十元。可是，家裡還有老婆孩子，還有老母親，說得聲淚俱下。我說，那你為什麼玩計算機呢，這是好玩的東西嗎？我狠狠批評了他一頓，那一次，我只好破例，只收了五元材料費。”

第二天，雖然還是陰天，卻沒有風雨。我和老徐一